

第一章 青梅竹馬的情誼

惠安元年，尋常的春日清晨，盛京城朱雀西街的侍郎府外，一個粉衣小丫鬟提著一只竹籃，腳步匆匆的進了邊門，迎面撞著了人也顧不得停下，一路朝侍郎府後院的蒔蘭居奔去。

「姑娘，姑娘，不好了！」

小丫鬟倉皇失措的叫喚，驚得蒔蘭居內正提筆寫字的穆灣灣手一抖，已經臨了一半的字帖頃刻間毀於一旦。

先生昨日罰她在今天上課前臨完三遍字帖，眼瞅著還有半個時辰就要去家學，她哪裏來得及再重新臨一篇？

想起先生總持在手裏的長長戒尺，穆灣灣心尖一顫，當即繃緊了小臉，幽幽地看向站在跟前，顯然已經知道自己闖了禍的小丫鬟。

「忍冬，我現在的確是有些不太好了。」

「姑娘，我錯了。」忍冬低下頭，無措地捏了捏手裏的竹籃，煞是乖巧的認錯，直到聽到自家主子不疾不徐的將臨字帖的任務派給自己，她才霍然抬頭，苦著一張小臉，趕忙道：「姑娘，您可饒了奴婢吧，奴婢也是一時著急……」

話說到這兒，忍冬才陡然想起自己心急火燎嚷嚷的緣由，臉上旋即露出焦急的神色，琢磨著到底要從什麼地方說起。

觀著小丫鬟的反應，穆灣灣察覺出不對來，眼睫微掀問她，「不是讓妳出去採買繡線，怎麼回來得這樣早？」

繡莊位於城南，和侍郎府隔著半座城，平常忍冬過去，沒有半日的功夫是回不來的。

穆灣灣蹙了蹙眉，「妳風風火火一臉的汗，難不成後頭有人追妳？」

忍冬忙搖搖頭，「不是的姑娘，是，是江公子出事兒了。」

聞言，穆灣灣收拾字帖的動作一頓，挑了挑眉，看向忍冬，「江少洵又招惹了誰？等等……今日春闈放榜，他該不是名落孫山，尋人不痛快反被旁人給收拾了？」穆灣灣說這話時，語氣裏帶著幾分打趣的意味。

江少洵出身太傅府，穆家和江家比鄰而居，也算得上世交，而兩家的淵源還要從當年穆灣灣的爹——穆鴻達從老家晉川隻身一人進京趕考說起。

穆鴻達意氣風發入京，卻不料名落孫山，為了一張臉面，又不肯灰溜溜地回晉川去，等到他盤纏用盡，被寄居的客棧趕了出來，流落街頭時是太子太傅江勣對他施以援手，帶回府中，陪伴長子江原讀書。

後來，下一科放榜時，穆鴻達和江原同科高中，雙雙出仕。

穆鴻達念著江老太傅的知遇之恩，與江家多有往來，如今十幾年過去了，穆江兩家的交誼益發深厚，而穆灣灣與江少洵這倆孩子先後出生，相隔不過一個月，兩人勉強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馬了。

之所以說是勉強，皆是因為他們從小打打鬧鬧，一日未曾安寧過，更像是一對冤家。

忍冬也是打小就伺候在穆灣灣身邊的，這會兒瞧著自家主子的模樣，哪裏還不知

道這是沒把自個兒的話放在心上。

她急得跺了跺腳，也顧不上許多，直接說：「江公子根本就沒去看放榜，他在城東跟人打了起來，傷了人，這會兒被順天府的人抓走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一把將手中的字帖扔下，穆灣灣霍然起身，驚疑不定，「妳說江少洵把別人打傷了？」

忍冬點點頭，「而且，還是攝政王的兒子……」

攝政王，那可是當今聖上的親叔叔。

今上年少，初即位近一年，眼下還未真正親政，朝中事無大小，一切權柄都被攝政王攬在手中，滿朝文武無不敬畏攝政王，而他滿府妻妾，膝下卻只一子，得封富榮郡王，如今年十九，自幼集寵愛於一身，性子最為跋扈，吃不得虧。

江少洵在外一貫受人欺負，這不傷人則已，一傷人就在老虎嘴上拔毛。

穆灣灣瞬間變了臉色，提著裙子就往外面跑去，忍冬見狀連忙跟了上去，卻見到自家主子輕車熟路從角門出了府，一路跑進了隔壁的太傅府。

平日裏安靜祥和的太傅府這會兒已經亂成了一鍋粥。

瞧見老管家領著一個白鬚老大夫朝著江老夫人住的院子去，穆灣灣就明白江少洵傷人被抓的消息恐怕早就傳到了江老夫人耳中，便也連忙跟了過去。

「老夫人這是急火攻心厥了過去，只消用上一帖藥便可。只是……」大夫診完脈，捋了捋鬍鬚，頓了下才繼續說道：「老夫人畢竟上了年紀，可再禁不得這般驚嚇了。」

江老太傅坐在老妻床畔，握著她的手，聞言點了點頭，便吩咐老管家領著大夫下去開方抓藥，眼角餘光瞥見立在門邊的穆灣灣，不由得詫異道：「灣灣？」

「江爺爺。」穆灣灣輕輕地喚了一聲，擔憂地看了眼尚在昏迷中的江老夫人。「江奶奶怎麼樣了？」

江老太傅道：「妳江奶奶無妨，這會兒妳不該在家學嗎？」

穆灣灣忙回道：「我聽說江少洵他……我有些擔心您們。」

江少洵是江家獨苗，父親江原歷來管束得緊，不愛給他好臉色，可江老太傅和江老夫人向來疼寵著，這回江少洵被抓進順天府，少不得得讓老倆口擔驚受怕。江老太傅為老妻掖了掖被角，起身領著穆灣灣出了門，才溫和與她說道：「妳江伯伯已經去衙門領人了，少洵不會有事的。」

「我才不……」

穆灣灣本想說自己一點兒都不擔心江少洵，可話還沒說出口，便被從院外跑進來的小廝打斷了。

「老太爺，您快去祠堂看一眼，老爺說要打死少爺！」

一語如驚雷，莫提穆灣灣被嚇得一呆，便是素來處變不驚的江老太傅也變了臉色，他再也顧不上跟前的穆灣灣，抬腿就朝外走去。

穆灣灣回過神，想跟上去，轉念想到別的，轉而拔腿朝著南邊的小院奔去。

那小院地處僻靜，內裏佈置靜雅，也有個雅致的院名，叫聽雪院，住在此處的人，整個太傅府的人都稱她為雪夫人。

雪夫人名為沈雪，與江少洵的生母沈氏乃是一母同胞的姊妹。

早年沈氏染病亡故，和沈氏鶼鰈情深的江原執意不肯續弦，任憑誰勸都不成，眼見稚子無人照料，彼時剛與夫家和離的沈雪便自請代親姊照顧甥兒，江原當時看著緊抓著沈雪衣袖不放的兒子，左右權衡之下，到底是點了頭。

沈雪以繼室的身分入府，卻從不以主母自居，一直居於聽雪院中，除了照顧江少洵外，幾乎不曾插手江家的任何事。

太傅府眾人皆傳雪夫夫人如其名，為人性子冷清，平日裏幾乎沒人願意接近她，可穆灣灣自從小時候誤打誤撞闖了一回聽雪院後，便賴上了沈雪，這麼多年過去，長大的江少洵都和沈雪疏遠了，穆灣灣卻沒有。

這會兒聽到江原揚言要打死兒子，穆灣灣能想到好使的救兵便也只有她了。

「雪姨，救命啦！」穆灣灣小跑進屋，撲到正在埋頭繡花的沈雪身邊，小喘著氣兒說：「江伯伯要打死江少洵啦。」

沈雪一聽，驚得當即站了起來，可細問了根由，又緩緩地坐回了原位。

見她神色不變，彷彿老僧入定一般，穆灣灣更著急了，「雪姨，這可是人命關天啊。」

沈雪拍了拍小姑娘的肩膀，聲音輕柔地道：「妳江伯伯素來都是這般，雷聲大雨點小，洵兒這回不管是為了什麼緣故跟人動手，冒犯了攝政王府，一些樣子還是要做一做的。」

獨子被傷，攝政王必定惱怒，能放江少洵回府，九成是看在老太傅的臉面上，而江原為免攝政王日後尋機對兒子不利，眼下便只能讓他吃些皮肉之苦。

她心裏明白，這回她就算去攔，洵兒也逃不過這頓家法。

見小姑娘還沒理清楚，沈雪倒也不急著解釋，只打發了身邊的方嬤嬤去打聽消息，果然，沒一會兒方嬤嬤就回來說，少爺挨了頓板子，被押在祠堂跪著反省了。

「姑爺這回是下了狠手，將人打得不輕，我瞧著路都走不利索了。」方嬤嬤有些唏噓，「這春天夜裏寒，少爺那身子跪在祠堂裏怎麼挨得住？姑娘，您要不還是去勸勸？」

沈雪有些遲疑，末了卻還是搖了搖頭，「洵兒的性子也該收斂一些了。春闌放榜可有消息沒有？」

方嬤嬤搖了搖頭，這才道出江少洵本是榜上有名，鬧出這般事便被革了名。

沈雪顯然也想到了其中癥結，秀眉微攏，欲要說些什麼，卻驚覺適才還在跟前的穆灣灣沒了身影，「灣灣呢？」

方嬤嬤也愣了下，「好像剛才老奴說到少爺被押著跪祠堂時，穆姑娘就急匆匆的跑了？」說著，她不由得歎道：「穆姑娘跟咱們少爺真不愧是打小一塊兒長大的情誼。」

沈雪聞言失笑，無奈地搖了搖頭。

兩個小傢伙生來一對冤家，眼下洵兒落了難，只怕小姑娘是急著瞧笑話去了。

江家祠堂位於府宅的正西邊，祠堂外栽滿了蒼松翠柏，春日裏輕風徐吹，穿林過

葉時留下沙沙的聲響，樹上鬱鬱蔥蔥，樹下綠蔭清涼。
沿著大理石鋪就的小道，穆灣灣輕車熟路地走到祠堂的正門外。
許是江原下了令，原本看守祠堂、負責院內灑掃的丫鬟小廝這會兒都不見了身影，只留了兩個執著木杖的侍衛把守在入口。
瞧這陣仗，江少洵不僅是要帶傷跪祠堂，怕是連飯也沒得吃、衣裳也沒得添了。
穆灣灣鬆開指尖纏繞的髮絲，眼睛滴溜溜的轉了轉，轉身走了。

儘管春天的白晝一天比一天長，但是當日頭爬過西山，黑夜還是如期而至。
祠堂門口的兩個侍衛摸了摸身上單薄的衣裳，在一陣春寒微峭的夜風裏打個激靈。
若是這會兒能喝上一口熱湯，多好啊。
這個念頭方在兩人心頭默契地冒出來，便有一陣濃郁的香味撲鼻而來。兩個侍衛一齊循著香味望去，就瞧見松間石道直通的院門口探出了個小腦袋。
兩個侍衛對視一眼，眼睛都亮了些。
雖未看清楚，但憑著這些年的經驗，他們用鼻子想都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了，只是這一回穆姑娘似乎比從前晚來了半炷香？

「佐大哥、佑大哥！」
小姑娘清脆的聲音傳來，彷彿那枝頭唱歌的夜鶯鳥兒一般。
汪佐和汪佑兩個侍衛聞聲忙朝穆灣灣比了個噤聲的動作，汪佐壓低了聲音說道：
「小姑奶奶妳可輕點兒聲，招來了老爺，我們兄弟倆可就要吃不了兜著走了。」
穆灣灣也跟著「噓」了聲，只是手卻動不了，蓋因她一手一個食盒，實在騰不開。
她將其中一個小一些的食盒遞給了汪佐，又小聲地叮囑道：「老規矩，有異常就放暗號呀。」
汪佐、汪佑齊齊點頭，側身放了人進去，之後便端著食盒，尋了一處視野不錯的地方望風去了。

穆灣灣輕輕地推開祠堂的大門，沿著狹長的甬道繞過孝字影壁，一眼便看到香案前的一團身影——之所以說是一團，是因為那跪在蒲團上的人雖雙膝跪得端，雙手也搭在膝蓋上，可腦袋卻早已抵在了大理石地面上，整個人硬生生跪成了一團。
穆灣灣輕手輕腳的走過去，放下食盒，悄悄地伸出手剛想做點兒什麼，就突然感覺到腳踝爬上一陣涼意，嚇得她不由得短促地驚叫了一聲。

等到反應過來那縮走的涼意是什麼以後，穆灣灣磨了磨牙，直接抬腳踢向跪在蒲團上的人。

早有防備的江少洵立即往旁邊一滾，險險地避開了。

「狗蛋兒！」穆灣灣氣憤的喊了聲。

聽到這一聲，正在起身的江少洵動作一頓，「妳喊我什麼？」

他這話問得頗有幾分咬牙切齒的意味。

穆灣灣驚魂未定，這會兒正惱著，便又喊了一遍，「江狗蛋兒！」

江少洵臉都綠了。

他一周歲的時候生了一場水痘，險些丟了條小命，江老夫人愛孫心切，便尋了個老道士替孫子算命，看是否有改運之法，當時老道士就來了一句「小公子雖生富貴，但幼犯太歲，須輕名之」。

江老夫人也知道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會取個賤名，意在名賤命貴，當即便拍案給一歲的江少洵取了「狗蛋兒」這麼個小名。

後來江少洵長到六歲，因這個小名被表哥取笑欺負了一回，才鬧著讓全家人改了口。

本來這個小名只有江家人知曉，可穆灣灣七歲換牙時日日心情低落，悶悶不樂，江老夫人為了哄小姑娘開心，果斷的賣了孫子，成功換來了穆灣灣的笑臉。

自那以後，穆灣灣每每被江少洵惹惱了，便總是要喊他的小名氣回去。

江少洵對自己的小名深惡痛絕，當下壞心眼地報復回去，「胖丫頭，妳適可而止！」穆灣灣幼時生得圓滾滾，現在開始抽條兒，長得纖瘦了，但和江少洵一樣，她對這個他送的譚名深惡痛絕。

瞧見江少洵說完話就急著要去開食盒，穆灣灣飛快的彎腰將食盒抱開，對著愣愣跪坐在那兒的江少洵揚了揚下巴，沒好氣的道：「我真是吃飽了撐了才來管你，餓死你算了。」

她一邊說，一邊打開食盒拿了塊糕點塞進嘴巴裏。

「欸，丫頭妳講不講理啊？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等過來，妳就讓我光看著啊。」

他早上跟人打了一架，接著在順天府的大牢裏蹲了兩個時辰，被自家老爹提溜回來又吃了頓板子，從中午跪到大晚上，別說飯了，就是一口熱水都沒喝到。

穆灣灣直接坐到了另一個蒲團上，嘴裏含著糕點，含含糊糊地說：「似你先嚇負唔。」

「好好好，是我錯了，丫頭，我再餓下去妳得給我收屍了。」江少洵彎腰拱手討好道，空蕩蕩的五臟廟亟待供奉，他哪裏還顧得上什麼骨氣不骨氣？

江少洵生得一雙含情的桃花眼，眼尾泛著一絲淡淡的紅暈，彷彿是著了那早春桃花研磨成的胭脂色一般，襯得眉骨處的一抹烏青格外刺眼，這會兒他嘴角揚著賣乖的笑，額前垂下的劉海散亂，整個人反多了些平時罕見的柔弱溫順。

穆灣灣和他一塊兒長大，這張臉看了十三年，可偶爾仍有些架不住他猛然把臉湊到跟前來，此刻微微一愣神，直接伸手蓋上他的臉，想把他推開，卻冷不防聽到一聲痛呼。

「哎喲，丫頭妳是想故意謀殺我是不是！」

說是打傷了攝政王的兒子，可江少洵自己也掛了彩，臉上除了眉骨處的傷，還有其他幾處也挨了拳，雖未泛出烏紫，可小丫頭下手沒輕重，無異於是雪上加霜了。穆灣灣見他齜牙咧嘴呼痛的模樣不似作假，不禁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沒控制住力道，可就是這麼一走神的功夫，手上便是一空。

江少洵直接拿走了食盒，徑直取出裏面的糕點塞進嘴巴裏。

他餓了一天，早就是前胸貼後背，好不容易得了吃食，一時狼吞虎嚥，吃相教穆灣灣也忍不住掩目。

暴殄天物，這樣吃簡直太浪費玉娘做的點心了！

玉娘是穆家主管廚房的娘子，是早些年從宮裏被放出來的，她一手好廚藝，尤其擅長做各式各樣的點心。

穆灣灣最愛玉娘做的糕點，最見不得她做的糕點被浪費，於是在江少洵又抓了一塊糕點往嘴裏塞時，她連忙拽住了他的衣袖。

「你就不能吃慢一點嗎？」噎著人還不算什麼，就是太可惜這些她省下來的點心了。

她一臉可惜寫在臉上，江少洵哪裏看不出來，有意再逗她一回，又怕真把人惹毛了，自己這一罪未休又添一樁，回頭非得把這祠堂的地給跪穿了。

江少洵一掂量，便乖巧地收斂了些，將糕點送到嘴邊，輕輕地咬了一口，慢慢地咀嚼了下，不由得眉梢微揚。

穆家的廚子的確有一手，這桃花糕做得甜而不膩，的確可口，也怪不得胖丫頭剛才拿那樣的眼神盯著自己了。

江少洵斯斯文文吃東西時，不僅人安靜了下來，就連他拈在指尖的糕點也顯得益發誘人起來。

晚上用飯時，穆灣灣惦記著要趁著夜色來給江少洵偷渡吃的，自己壓根沒吃多少，這會兒靜靜地看著江少洵吃東西，她的肚子也忍不住咕嚕了一聲。

祠堂裏靜悄悄的，襯得那一聲格外清晰，穆灣灣捂住肚子，窘得臉都悄悄紅了三分。

「喏。」

隨著聲音，眼前突然多了一枚杏花糕，順著修長白皙的手指望上去，穆灣灣不期然對上江少洵含笑的眼眸。

他調侃道：「說給我送吃的，自己倒讓餓了。」

穆灣灣接了糕點，咬一口，好吃的食物讓她心情好，便也不跟他計較糕點的歸屬了。

吃完了糕點，穆灣灣又從袖裏掏出一瓶桃花露和江少洵分食了，才盯著他臉上的傷，和寶藍色錦衣上的暗漬，問道：「和我說說唄，你今天怎麼想起來要去懲惡揚善了？」

攝政王的兒子名叫薛波，仗著攝政王位高權重，自己又格外受寵，滿盛京的人看在攝政王的顏面上對他敬畏有加，素日便行事無忌，欺男霸女，壞事幹盡。

薛波的惡名傳了好些年，眾人敢怒不敢言，江少洵跟穆灣灣湊在一塊兒的時候也沒少商量要去套薛波的麻袋，可像今兒這般陣仗，光天化日之下把薛波當街打了，穆灣灣只想說，半日不見，江少洵真的出息了。

江少洵哼了聲，「看不慣就收拾了，還需要挑日子嗎？」

穆灣灣「哦」了一聲，微微一笑，「你是當我傻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！」穆灣灣捏了捏小拳頭，忍住了再給他一拳的衝動，「今兒春闈放榜，你心裏不會沒有底，這麼重要的日子卻打薛波一頓，你是存心不想要這個功名了

嗎？」

聞言，江少洵搭在膝上的手微微動了下，面上的嘻笑之色收了三分，陰沉沉地道：

「誰讓他不挑日子，非得今天犯我手上。」

她皺眉，「他怎麼了？」

江少洵歎了口氣，緩緩開口道：「春闈成績我心裏自是有數，本來今天也是高高興興出門，誰知道半路上看到那個薛波又在當街逞凶，欺負的還是若慈表姊，丫頭，妳說我能視而不見嗎？」

「什麼，那傢伙竟然敢欺負若慈姊姊！」

穆灣灣一聽當即氣上心頭，站起身就朝外面走。

江少洵瞧著她臉色不對，暗道不妙，要伸手拉住她，卻抓了個空，眼睜睜看著穆灣灣衝了出去，他立即打了個響指，一襲黑衣的沃懷抱劍出來。

「公子喚屬下何事？」

江少洵盯著穆灣灣離開的方向，「你去盯著胖丫頭，保護好她。」

沃懷將懷中的劍換到手裏，沒急著走，反而看著自家主子問道：「剛剛公子怎麼不攔住穆姑娘？」穆姑娘雖然風風火火地出去，可憑自家主子想攔個人也不難吧，怎麼就眼睜睜讓人衝出去了呢？

沃懷是誠心誠意的疑惑，落入江少洵的耳中卻頃有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味道，教他忍不住磨了磨牙。

見沃懷杵在跟前半天不動，非得等個答案，江少洵瞪了他一眼，一字一頓地道：

「我、腿、麻，滾！」

江家和穆家都住在盛京城的朱雀西街上，兩府之間僅僅隔了一條約莫可供一輛雙頭馬車通行的小巷。

小巷有個略帶幾分詩意的名字，叫做「衫眠巷」。

當初侍郎府修建，穆鴻達在吩咐留下巷子時，憶及自己初到京城落魄，得老太傅垂青，正是「一介白衣眠古巷，轉首紅袍步青雲」，於是便給巷名取了「衫眠」二字。

衫眠巷筆直通達，一頭連著盛京城最大的城心河，另一頭則是通向朱雀主街，城心河無舟難渡，故此這條衫眠巷亦不過是江穆兩府來往的通徑罷了。

沃懷領了自家主子的吩咐，一路從祠堂出去，沿著衫眠巷追到朱雀街，眼見長街空蕩蕩的，幾條連著長街的巷道皆是空無一人，不禁撓了撓頭，嘀咕一聲，「穆姑娘這回腳程怎的這樣快？」

想起先前在祠堂外聽到的話，沃懷眼睛驀地一亮，「穆姑娘若是去尋薛波麻煩，不管走哪條道，我只管到攝政王府去守著便是！」

他心裏主意一定，立刻運功提氣，施展輕功朝著攝政王府的方向奔去。

然而打定主意要守株待兔的沃懷無論如何也想不到，那氣呼呼衝出江家角門的穆灣灣壓根連衫眠巷都沒出，就被人提回去了。

穆府蔣蘭居的院子裏，穆灣灣和自己的兩個侍女齊齊地低著頭站成一排，她眼睛一會兒盯著鞋尖繡的蘭草，一會兒瞄一瞄地上青石板的紋路，但就是不敢抬頭看一眼坐在石桌邊的年輕男人。

男人剛及弱冠年歲，生得劍眉星目，但卻半分未損他身上的儒雅之氣，他滿頭烏髮皆用一頂白玉冠束起，月色之下，白玉瑩潤，更襯得斯人若玉，然而這會兒男人面上不見素日的溫和。

他看著穆灣灣先前跑亂的額髮，聲音微沉道：「灣灣，你可知錯？」

穆灣灣扯了扯腰間繫著的宮條，腦袋輕輕一歪，煞是無辜的看向神色不善的男人，「哥哥……」

她才軟軟的喚了一聲，穆景皓眉頭便鬆了一分，但很快又重新斂起，看向狀似無辜，眼睛卻滴溜溜轉個不停的小姑娘，認真地說道：「你現在已經是個大姑娘了，怎麼還能跟以前一樣，大晚上跑到江家去成何體統？若是被旁人瞧見了，你的名聲會如何你可清楚？」

他不過是夜裏失眠出來散心，不想卻撞見忍冬鬼鬼祟祟的在邊門處東張西望，想起白日裏聽聞的消息，他就有所猜測，索性縱身躍至牆頭候著，不出所料，果然瞧見灣灣從江家跑了出來。

「如果沒有讓我逮著，這三更半夜你還想去何處？」

穆灣灣自幼受寵，養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但一見著穆景皓動氣，她便不自覺地心生懼意，撒謊都撒得不俐落，「我、我沒想去哪兒，我只是……只是見月色不錯，所以就出來賞月，嘿嘿，對，賞月！」

她一邊說，還不忘一邊點點頭。

穆景皓卻輕笑了聲，笑聲微冷，「他江家的月亮比較大，比較圓，還是比較亮？」見妹妹又心虛的埋下頭，小手幾乎要將那尺長的宮條揉成寸團，垂頭喪氣有些可憐兮兮，儘管心裏知道這是她在裝模作樣，但是穆景皓的態度還是軟了下來。

「江少洵今日闖下的禍事不小，富榮郡王也不是誰都能得罪的，這一回是皇上和攝政王看在江太傅的面上才讓他全鬚全尾回家……」

「什麼全鬚全尾，江少洵功名都沒了。」穆灣灣小聲嘀咕一句。

「嗯？」

「我沒說什麼。」見兄長望過來，穆灣灣趕忙捂住自己的嘴巴。

見狀，穆景皓無奈地搖了搖頭，「過去得罪富榮郡王的，十個人能有一個活著便是命大，更何況只是丟了一個不知排在多少名的名次，天啟書院可沒把他除了名。」天啟書院是除了太學以外，整個南淵國最好的一家書院，盛京世家子弟大多在此讀書。江少洵只是被革除名次，卻沒說他往後不能再考，已經算是好了。

穆灣灣撇了撇嘴，「都沒人管管那個富榮郡王嗎？」

穆景皓卻看著她問道：「你就這麼為江少洵打抱不平？」

「哥哥你怎麼會這麼想？」她瞪大了眼睛，迎上穆景皓審視的目光，「有人收拾江少洵，我高興還來不及呢，要不是擔心江奶奶醒了知道他跪在祠堂餓了一天會再急得昏過去，我才不會放著好好的覺不睡跑去給他送吃的呢，那可是玉娘做的

點心欸。」

說著，她的語氣裏竟還流露出了幾分可惜來。

穆景皓沒想到會聽到這樣的理由，不由得一噎，但想想又蹙眉問：「可你適才氣衝衝的不是要去攝政王府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那妳……」

穆灣灣這下才知道穆景皓在為什麼生氣，趕緊解釋，「哥哥你知道江少洵為什麼跟富榮郡王打起來嗎？是那個勞什子郡王他居然欺負若慈姊姊，要是不給他一點兒教訓，日後他還是找若慈姊姊麻煩怎麼辦？」

穆景皓聞言，一掌拍在石桌上，「簡直目無法紀！」

穆灣灣縮了縮脖子，「哥哥你這是罵誰呢？」

「當然是薛波！」

好了，這下一貫知禮的盛京才子也張口直呼富榮郡王的名諱了。

穆景皓看見妹妹偷笑的表情，也意識到自己失了態，他理了理自己的衣裳，站起身，走到她跟前溫和道：「妳要做的不是去攝政王府替妳若慈姊姊出氣，而是得了空去將軍府陪陪她。至於旁的事，自有哥哥去辦。」

她眼睛頓時一亮，仰首看著自家大哥，「哥哥是有什麼主意了嗎？」

穆景皓屈指在她光潔的額頭彈了一下，「好好休息，別操心這些。」

接著，他負手朝院門口走去，走到門口的花藤下，才稍稍停下步子，「三日之內，自有好戲叫妳瞧。」

言罷，衣袂翩躚而去。

穆景皓素來以「言既出，行必果」為座右銘，得了他的承諾，穆灣灣看著他的背影，笑得眉眼彎彎。